

## 清欢自在书间

齐鲁文谭

□黄体军

回顾2025年下半年出版的新书，特别难忘的有这样三本：《冷冷七弦上：查阜西学记》《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》《巴黎评论·非虚构作家访谈》。

《冷冷七弦上：查阜西学记》2025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严晓星编，是一本关于古琴大家查阜西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文集。

对于查阜西，老舍在《滇行短记》中如此记述道：“查阜西先生精于古乐。虽然他与我新识，却一见如故，他的音乐好，为人也好。”

“合肥四姐妹”中最小的张充和先生在《四哥查阜西》一文中，对与查阜西的交往做了温情回顾，抗战时她曾与查阜西、郑颖孙、彭祉卿等几位琴家住在一起。查阜西行四，张充和叫他“四哥”；查阜西则称她“四姐”。两人曾互为老师：她跟他学古琴；他则跟她学昆曲。谈到三位琴家演奏《潇湘水云》等琴曲的不同风格，张充和这样写道：“郑颖孙最静；彭祉卿最野；查阜西比较活泼，处理得正好，弹起来一点不动声色，真了不起。”

查先生的弟子、古琴大师李祥霆在《再论查阜西先生的古琴演奏艺术》一文中，从专业角度对查阜西、管平湖与吴景略三人的琴艺作了精到的分析和比较。他认为查先生的古琴艺术应是文人琴的艺术类，“查老的演奏，与吴景略先生演奏中时时展现出激扬深切的感情，生动华美的艺术类

古琴有明显的不同；与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雄浑而灵动，古朴而深情，厚重而激越的艺术类古琴也大不相同。查先生的古琴音乐体现着的是作为自我精神寄托、感情体验而又注重琴曲的思想内容、风格气质，表现出闲雅沉静，气度潇洒，神韵质朴，与同时代其他琴家的或疏淡，或随意，或简漫，或古拙的文人琴也明显不同。”

在《查阜西先生对现代古琴的贡献》一文中，作者陈长林对查先生在古琴传承上的贡献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。可以看出，如果没有查阜西先生的付出与坚守，古琴传承将会出现巨大的断层，损失不可弥补。比如，早在1936年查先生就与在沪同行创建了今虞琴社，即是对明朝严天池所创“虞山琴派”的传承；因打谱并擅弹《潇湘水云》，查先生早早赢得了“查潇湘”之美誉；没有查先生的发掘整理，像《古琴吟》《洞庭秋思》《古怨》《苏武思君》等古琴名曲、琴歌，我们今天可能就无耳福听到。

《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》2025年8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毛姆著，董伯韬译，堪称毛姆本人的一份晚年“自省录”，是他对自己人生和写作的深刻总结。

毛姆的代表作《人性的枷锁》《刀锋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等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，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各种现代流派风起云涌之际，但他在写作上走的仍是传统的以讲故事、刻画人物为主的路线，同时讲究趣味性和通俗性。他特别强调旅行对于他写作的必要性，在旅

行中观察各色人等，搜集写作素材，并在陌生的环境中发现新的自我，进而完成自我成长和精神的独立。

毛姆最初对旅行的偏爱可能与他的家庭和童年有关。他八岁丧母，十岁丧父，自小口吃自卑，而旅行则可以让他摆脱旧有环境的压抑和他人的嘲讽，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中重塑自我；此外，父亲的影响也不可低估，他的父亲曾在巴黎做过诉讼律师，并曾在世界很多地方旅行，为此他这样回忆道：“我不知道他这样选择的原因，想必是对未知的渴望吸引了他——同样的执念也吞噬了他儿子。”

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毛姆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重要秘诀，他说：“我不和谁争，不是因为和谁争我都不屑，而是我已说完我要说的话，我愿意在文坛腾出地方给别人。我已做完我想做的事，如今沉默更适合我。”

《巴黎评论·非虚构作家访谈》2025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美国《巴黎评论》编辑部编，李雪顺等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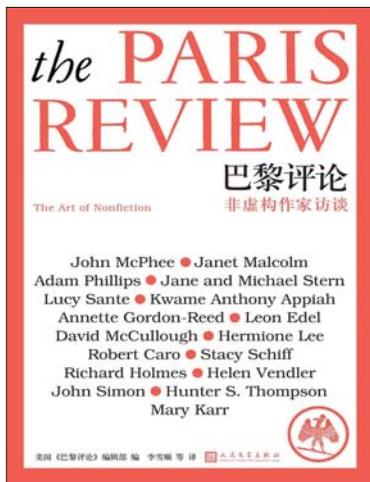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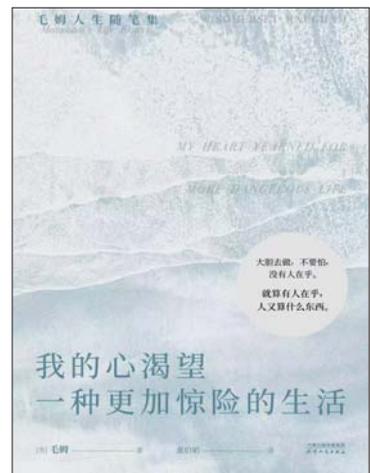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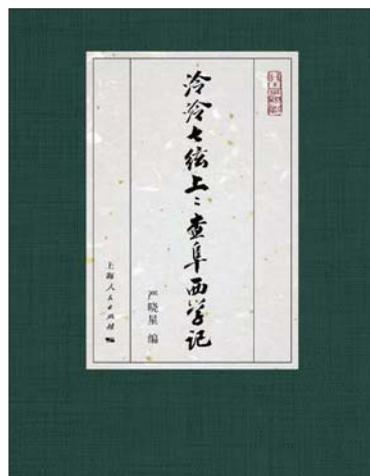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方兴未艾，风头不逊于虚构写作。书中访谈的十七位非虚构作家，既有从事通常意义上的纪实文学写作的，也有从事传记、文学批评、新闻、回忆录写作的，而且其中不乏普利策奖获得者。

曾担任《纽约客》专职作家、普林斯顿大学非虚构创意写作教授、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·麦克菲，曾培养出一代又一代非虚构作家。麦克菲认为，写作可以教会，类似于游

泳可以教会；但重要的一点是，写作要靠写来教。正所谓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学会写作，而非学会一套技巧就能写作。关于非虚构和虚构写作的区别，他的经验是，先做调查，获得大量材料，“而小说家不需要这个东西，他们是靠感觉写作”，有了材料之后，“努力做到事情就是把它像讲一个不违背事实的故事那样说出来，而与此同时，它的结构和呈现方式要使之读起来富有趣味。”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关于两位评论家，《纽约客》专职诗歌评论家海伦·文德勒和曾担任《纽约》杂志戏剧评论家达三十六年的约翰·西蒙的访谈，对于文学批评尤其具有借鉴意义。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评论当成对一部作品的终极评判，“写评论似乎是种权力，但它是非常短暂的权力。没错，如果我在《纽约时报》或《纽约客》上评价一本书，会有更多的图书馆采购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十年后它还会受人青睐。”“最终你所面临的评判将取决于这部剧在二十五载、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的表现。”

当由于给某些作品差评而受到反击和孤立时，西蒙的态度是“一个批评家想要获取的满足感不应该来自广受欢迎、讨人喜欢或者获邀参加派对，而应该来自在工作上已经做到呕心沥血、竭尽所能，无论成果有多么不完美。”什么是好的诗歌评论？文德勒的回答是“我喜欢的诗歌评论要么是诗人写的，要么至少得有诗人的感性。”



## 一场“跳吓”杂耍，无关寂静岭



□胡婷

同样是改编自知名游戏IP，2006年的电影《寂静岭》豆瓣评分7.7，被不少粉丝奉为游戏改编电影的经典之作。时隔二十年，导演克里斯托夫·甘斯带着《重返寂静岭》回归，交出的答卷却让人大跌眼镜，新作的豆瓣评分仅4.6。影片没能延续神作IP的风光，不但没有达到

海报上宣传的“恐怖值突破‘吓’限”，反而让口碑与深度双双跌破了底线。

从表面看，《重返寂静岭》似乎诚意满满。浓得化不开的迷雾、锈迹斑斑的走廊、如雪飘落的灰烬，这些《寂静岭》系列的标志性视觉符号，在电影中都可以找到。三角头拖着大刀的沉重脚步，无脸护士扭曲的姿态，IP人物形象的经典动作

也在大银幕上得以复现。对于游戏粉丝而言，这确实能唤起短暂的熟悉感。

然而，这种还原像是影游跨媒介表达的一种打卡行为，很多精髓并没有被真正还原。原版游戏《寂静岭2》的看点，在于它构建了一个纯粹由角色内心罪孽驱动的心灵地狱。电影却在各个方面将这个内核掏空，它将游戏里纯粹的个人心理挣扎，与系列其他作品的宿命强行缝合。于是，詹姆斯的痛苦根源，从自身在长期压抑和痛苦中做出的极端选择，被简化、转移成玛丽的父亲下毒害人的俗套故事。这一改动直接抽掉了整个故事的基石。当主角的罪疚感被大幅削弱，变得“好像没做错什么”时，后续所有由罪疚感生发的恐怖意象、自我惩罚和救赎挣扎，都变得如同无源之水，虚假而苍白。

游戏《寂静岭2》人物设置的精妙之处，在于构建了一个罪人同盟。除了詹姆斯，被召唤到小镇的还有被家暴阴影笼罩的安吉拉、因肥胖被欺凌最终

失控杀人的埃迪，以及象征纯洁与希望的小女孩劳拉。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寂静岭，如安吉拉眼中的寂静岭是永燃的烈火，埃迪眼中的寂静岭是冰冷的屠宰场，这些场景让游戏背景达到了拓展，也共同丰富了“小镇是内心的镜子”这一主题的层次。但电影《重返寂静岭》却对这些配角进行了粗暴的删减与合并。这种偷懒的处理，抹杀了原作通过不同角色探讨罪孽多样性的深度。

主角詹姆斯和玛丽的关系，也在电影中被扁平化。游戏中的玛丽因病折磨而性情大变，与詹姆斯的爱在漫长的护理中消耗、扭曲。而电影将他们改写成一对遭遇外力阻挠的苦命鸳鸯，用大量暖光滤镜和浪漫桥段去堆砌深情。这种美化，让爱情失去了重量，也让随之而来的悲剧失去了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《寂静岭》系列游戏的恐怖，有一种黏稠的心理压迫感，它源于日常逻辑的崩塌，如同

安静环境中收音机突然传来的刺耳噪音，也源于玩家知道那些怪物是自己内心一部分的深层不安。电影《重返寂静岭》放弃了对这种高级恐怖的追求，转而拥抱最直白的套路。影片充斥着各种各样的“跳吓”，突然在通道闪现的鬼脸、回头瞬间出现的血污怪物、从屋顶俯冲而下的尖叫异形。此外，还有如潮水般涌来的甲虫、糊满窗户的飞蛾群等特效量产的视觉奇观。这些场面固然有冲击力，但在缺乏心理根基的情况下，只能带来即时的感官刺激，随后便是迅速到来的麻木与疲劳。有观众讽刺道，其粗糙的怪物建模带有浓烈的网游质感，和真人演员仿佛不在一个图层。

导演克里斯托夫·甘斯既想讨好游戏粉丝，又想用更通俗的爱情线吸引普通观众，结果在两者之间进退失据，最终造就了一部两边不讨好的作品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）